

有了樓房就有了一切？

江河水

長者說，有一天接到銀行電話，問他要不要貸款，因為銀行正在

推優惠貸款。長者回說他已七十多歲，銀行還可以貸款給老人家嗎？對方愣了一愣，然後問他有沒有房產？有就可以貸，長者回說沒有。對方就掛斷電話了。

聽了長者的話，腦海立即浮起「有土斯有財」的話。可是這句話出自何處？於是上網查查，說是出自《禮記·大學》。《禮記·大學》以前讀過，還記得開始就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這是讀中學時就會背誦的，還記得的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觀念。但就是不記得有土斯有財這句話。原來讀書時只背誦前面兩三段而已，後面就沒有記下來了。

後面的文字有：「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怪不得這個時代已經幾乎看不到君子了，因為資本主義的本質就是捨本逐末與民爭利啊。怪不得港人最關心的事，就是買樓了。

紅樓夢中鬧元宵

怡人

元宵節已過，但如今的元宵還真是看不出一個「鬧」元宵的民俗

景象，唯有在書中找尋來品讀一番了——《紅樓夢》向來對日常生活着墨甚多，對元宵節這個傳統節日的描寫倒也是不少的。

說起元宵節，除了吃湯圓，就數賞花燈最符合節日傳統了。

如今我們賞燈都要出門，上街或者上公園，但賈府這種古代上流人家，自然不會和平頭百姓一起擠在街上的，不管什麼新奇好看的燈，買回來在家裏看就是。尤其第十八回，當了皇妃的元春在元宵節回家省親，大觀園裏的花燈總數有半個京城加起來那麼多。而賈母的元宵夜宴中，寫到賈府掛起了紙燈、玻璃燈、紗燈、綢緞燈，甚至還掛了羊角燈。羊角燈是專供古代權貴所用，現如今的北京故宮中也僅存了一對，由此可見正值鼎盛之時的賈府元宵花燈是如何豪華奢侈。

除了賞燈，元宵節的固定節目還有猜燈謎。

古人附庸風雅，更何況是高門大戶的賈府，書中的燈謎自然不是如今我們這種直白又喜慶的

台灣「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的講座教授洪蘭，在《人生的大智慧該如何教呢？》文章裏說，她父親在晚年曾交代子女，就算母親百年了，也不要把房子賣掉，因為「父死路遠，母死路斷」，只要房子在，便可以隨時回家，不會走投無路。

說得真有道理，想想看，如今的打工仔，辛辛苦苦賺到的錢，別說買房，就連租住屋，也時常為繳交房租而煩惱不堪。特別是沒有房產的長者，遇上生活拮据周轉不過來時，連借錢也借不到。豈非興起走投無路的感覺？

美國著名的散文家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曾說：「家是父親的王國，母親的世界，兒童的樂園。」但是，住在劙房裏的家人，父母日夜奔波，回到所謂的家裏時，疲累不堪，這麼狹窄的家，還會是父親的王國，母親的世界以及兒女的樂園嗎？

愛默生又說過：「使時間充實，就是幸福。」日日夜夜為房租與溫飽而操勞的父母，哪來的充實時間？哪能和家人共享幸福？

這相信就是港人拚了老命也要買樓的原因吧？因為只要有了樓，彷彿就有了對未來的希望，如果供完了樓，吃喝能花費多少？只可惜，根據平均計算，港人要不吃不喝二十一年，才能買得起現在的普通樓房。

可是不想辦法買不成啊，因為有了樓房，不管大小，就等於有了一切。

自由談

自「粵港澳大灣區」這一概念被正式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之後，自港珠澳大橋正式開通以來，大灣區的建設和發展便成為了備受關注的城市發展熱點話題。

或許仍有部分民衆對「粵港澳大灣區」這一概念不太熟悉，實際上解釋起來倒也不複雜——「粵港澳大灣區」是指包括廣州、佛山、肇慶、深圳、東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門九個城市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形成的城市群，因這一城市群圍繞灣區而立，故稱為大灣區。其實，在國際上，大灣區這個概念已有先例：美國紐約灣區、三藩市灣區和日本東京灣區都是先行者，而「粵港澳大灣區」則將成為世界第四大灣區。從這一角度出發，也不難看出「粵港澳大灣區」對於我國經濟發展及提升對外開放的意義重大，甚至可以說是國家建設世界級城市群和參與全球競爭的重要空間載體。

肇慶，作為「粵港澳大灣區」中的一部分，這個原本在珠三角地區並不起眼的城市，因政策利好而一躍成名，突然間躍入了國人的視野之中。就連我本人原先對肇慶亦是知之甚少的，只因先生的妹妹遠嫁廣東，新年聚會時說起了她想在

大灣區裏的肇慶

余靖

肇慶投資置業的興趣，這才有了研究。

肇慶地處珠三角腹地，位於西江幹流中下游，東部接壤佛山，東南部靠近江門市，並坐擁山河海湖資源優勢，肇慶作為珠三角連接大西南樞紐門戶城市，是灣區通往大西南以及東盟的「西部通道」。地理位置優越、綠色生態、交通完善、價格低廉，使這片土地一下子火熱起來：作為生態大城，肇慶這座融「山湖城江」為一體的美麗山水城市全市森林覆蓋率高達百分之六十九點八，雄踞珠三角首位。此外，流淌於肇慶境內的西江其徑流量僅次於中國的第二大河——長江，換而言之，肇慶市內江河縱橫，溪流遍布，擁有着得天獨厚的水力資源。

讓我意外的是，肇慶不僅地理位置優越，還是廣東省內的優秀旅遊城市。小姑子說，肇慶的星湖最負盛名，堪稱嶺南第一奇觀，就連當初葉劍英到此遊玩時，都要賦詩讚曰：「借得西湖水一環，更移陽朔七堆山。」而坐落於肇慶鼎湖區的鼎湖山風景區則被譽為「北回歸線上的綠寶石」，就連我國南方最大的天然大氧庫——盤龍峽生態旅遊區也為肇慶的優越生態環境添分加彩。

這樣一研究，自然就不難理解小姑子打算在肇慶置業的想法了。肇慶就像一塊淨化空氣的「綠肺」，相信今後必將成為「粵港澳大灣區」城市

群的生態擔當，同時，這宜居的生態環境亦將成為肇慶未來發展的強大競爭力和獨特優勢，這其中自然也就包含了各大房地產開發商的潛在商機。

據了解，自去年開始，肇慶市就已經開始加緊構建「十橫八縱」交通網絡戰略目標，着力推進高速公路、國道、橋樑等重點項目建設，以響應「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政策，加快融入珠三角地區的交通一體化。目前，貴廣、南廣高鐵已全線通車運營，大大拉近了肇慶市與大西南的距離，而自二〇一六年開始，廣佛肇三城的城際軌道也已開通運營，從肇慶市到廣州市只需一小時，廣佛肇的一小時生活圈已然成形，相信隨着交通的發展肇慶今後的發展將會更加理想。

讓小姑子心動的原因還有一項——肇慶是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內唯一不限購的城市，而這自然成為了房地產市場一大熱賣點。沐浴着「粵港澳大灣區」政策春風的肇慶經濟發展潛力無限，機遇亦是無限，隨着將來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人口紅利必將響應增長，區內配套生活設施亦將更加完善。

我想，小姑子的投資想法，應當是明智的，連我這麼一個久居北方的都在她的一番描述之下，被肇慶的山水和「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吸引了過去呢！

當年年紀小

陶然

那時年紀小，但許多事情卻極難忘。家門前有一棵縱樹，當時，雖然印尼是伊斯蘭教國家，除了峇里島特殊，信奉印度教之外，全印尼都信奉伊斯蘭教，而且嬰孩一出生，便是天生的伊斯蘭教徒。所以聖誕節並不流行，但也沒禁止。只是因為各種原因，可能加上印尼是熱帶國家，聖誕氣氛不夠熱烈。不夠，不等於沒有，聖誕來臨，也有些人，大多數是外國人，都會舉行聖誕派對，我們家斜對面，便是一戶荷蘭人家，他們家每逢元旦和平安夜，便會舉行舞會，客廳擺着一棵縱樹，樹上點滿了花花綠綠的七彩燈泡，形成一種迷離世界。我和弟弟曾經溜進去參觀，反正那一夜他們家門戶自由開放，來去悉隨尊便。那種氣氛，讓少年的心嚮往，加上歐美音樂回響，大人們雙雙對對起舞，少年的心飄飄然，靈魂出竅，但又不知道為什麼。

那棵縱樹賣得貴，因為並不普遍。我們家後來也買了一棵，裝點起來過聖誕，但是完全不明白其意義，只是人家過我也過的意思。那時，印尼從統治達三百年之久的荷蘭手中獨立沒多久，許多荷蘭家庭還留在當地，我們幾個跟年紀相仿的荷蘭鄰居孩子互有來往，小女孩叫莫爾地（Mordi），小男孩叫羅尼（Rony），記得有一次他考我，鱷魚英文是什麼？我剛好知道，口快快便脫口而出：Crocodile！他聽到了，大笑，說，錯了！應該是Alligator！我張大了口，驚訝得不懂得如何應對，只是羞愧不已。本來想要露一手，結果自取其辱。

但好景不常，五十年代中，印尼排荷蘭情緒高漲，到處都是打倒荷蘭的呼聲，荷蘭人的日子不好過，紛紛打道回國，我那鄰居也受風潮影響，有一天，他們果然大箱小箱地打包，從雅加達坐輪船回荷蘭去了。

他們走掉了，新鄰居又來了，是印尼人，也就沒有什麼來往了。只留下街邊的那棵Kenari樹，在風中招搖。那棵樹上，中午時分，經常有蟬兒在樹枝間吱吱叫，好像在嘆息天熱，有時便會長長的一聲，然後斷然而止，原來是蟬過別枝。我和弟弟有時也會在長竹竿上，以強力膠黏在頂端，去捕捉蟬兒。

本來Kenari樹隔着一條小溪，便是我們家



▲▲ 印尼的夜市、樹木都承載了不少童年往事

作者供圖

小溪不大，跳過去即可，但是為了客人方便，還是起了一道鋅片橋，以便可以順利通過。可是有一天中午，太陽當空，小妹麗霞走過鋅片橋，熱帶天氣，平時都赤腳，她走過去，腳板發燙，她年紀小，不懂事，便自然雙手落地，豈料手腳皆燙壞了，立刻放聲大哭，驚動父母跑出來，把她抱起。由於這個原因，那座鋅片橋決定撤換，成為木板橋了。

那座橋和家居之間，是一片草坪。每當夜晚降臨，半空便是漫天的螢火蟲飛來飛去，一閃一閃的，讓人想起那首兒歌：螢火蟲，點燈籠，飛到西，飛到東……當然，那時還不懂世事，更不知道螢火蟲有個淒美的傳說。話說本來世界上只有一對螢火蟲，牠們飛呀飛的，飛散了，結果其中一隻到處去尋找，哭着哭着，結果尾部發光，變成螢火蟲了。至於這種說法是否真的，那是信不信由你了。

到了白天，中午時分，又變成蜻蜓的世界

，漫天飛舞。那時不懂事，手持竹條，追着蜻蜓跑，發力揮舞，那蜻蜓各種顏色都有。有紅的，有黃的，有黑的……最珍貴的是紅色的，因為罕有。因為蜻蜓衆多，隨便一揮，便總有一隻應聲掉下。

後來聽鄰家印尼大嬸說起，不要隨便殺生，蜻蜓負載着靈魂的呀！叫我悚然一驚，停止了這種無聊的追逐。

最經常見到的，恐怕就是麻雀了。那時，麻雀到處可見，牠們飛到哪裏，就在哪裏就地啄食。一揚手，牠們便驚起飛走，並不遠，一看並沒有危險，很快又飛回原處，繼續點地啄食。有一回，我借來吾棍的鳥槍，學人往棲息在枝頭上的一隻瞄準，扳機一扣，子彈射出，麻雀應聲掉下，跑過去一看，麻雀只是受

傷，並沒有死去，牠只是無助地躺在地上，眼珠眨着眨着，我忽然感到一陣內疚，如果牠就這樣去了，恐怕我會心安理得，還會為槍法了得暗暗心喜，並且藉以炫耀，但那半死不活的情景，卻讓我突然於心不忍，產生一種類似追悔感覺。從此，我再也不用那根鳥槍了。

我家位於兩條街的交叉口，左邊一條街走過去，大約五百米處，有一處林木鬱鬱蔥蔥的地帶，那時覺得很遠，時常聚着當地小販，在那裏擺賣。有一位老伯，五十歲的樣子，常駐在那棵百年老榕樹下，靠垂下的樹蔭遮涼，做生意。他做的是各種熱帶飲料，比方珍多冰，比方有各種切片熱帶水果的帶冰飲料Siroop，讓人浮想聯翩的，自然還有各種傳說。吾棍就說過，那棵榕樹一定有精靈，它長得那麼茂盛，沒有靈精佑才怪呢！於是，各種關於鬼怪的傳說，在鄰居和小學老師講故事時，便傳開來了。

在他對面，有一位女小販，擺賣「加多加多」等印尼小吃，做得極好味道。還有加辣椒汁的蝦片，那蝦片不是在香港超市普遍可以買到的那種小蝦片，而是巴掌那麼大的，扭成中間有許多窟窿的蝦片，我們都喜歡吃。但這種具印尼特色的辣蝦片，自從我離開後，好像就沒有再吃過。童年少年時代的小吃，至今提起，還會垂涎三尺。但隨着時間推移，不知道現在還存不存在？就算還存在，會不會也與時俱進，不再是原汁原味了？我只記得，當時性起，自己又懶得跑過去，於是就指使小妹去給我買回來。小妹有時不肯，我就拿起橡皮圈，作勢要彈她，她不得不屈服，拿了錢飛奔過去，氣喘喘回來，留下一段記憶猶深的童年笑話。

難得溫柔

李夢

的，是他故鄉意大利的米蘭斯卡拉劇院。

托斯卡尼尼與富特文格勒都是典型的「少年得志」，托斯卡尼尼的成名還要更早些：他從小學習大提琴，九歲的時候已經進入家鄉的帕爾瑪音樂學院學習大提琴和作曲，不到二十歲已在當地管弦樂團擔任大提琴手，甚至在某次去巴西里約熱內盧演出的時候，頂替因病辭演的指揮，帶領樂團演出同鄉作曲家威爾第經典作品《阿依達》，更不可思議的是，托斯卡尼尼這場指揮首秀竟是完全背譜演出。

《阿依達》之後，越來越多的歌劇指揮邀約遞到托斯卡尼尼手中，而他也確實不負衆望，從威爾第到普契尼再到華格納樣樣都能上手，其中便包括一八九六年在世界知名的斯卡拉歌劇院指揮華格納《紐倫堡的名歌手》。有些指揮家努力一生，方能在中年甚至晚年登上斯卡拉的舞台，而頂着神童光環的托斯卡尼尼還不到三十歲，已是那裏的首席指揮。

如果不是墨索里尼開始掌控意大利政局

，托斯卡尼尼的音樂與人生路徑恐怕會與後來的走向全然不同：他或許會在斯卡拉待一輩子，演出他喜歡的意大利歌劇，而不是漂洋過海去到美國，從荷蘭人門格爾伯格那裏接手當時名不見經傳的紐約愛樂，也不會聽聞富特文格勒在希特勒生日宴會上指揮柏林愛樂演出多芬第九交響曲而忿忿說一句：「在指揮家富特文格勒面前，我願意脫帽致意；但在作為一個普通人的富特文格勒面前，我卻要戴上兩頂帽子。」

白羊座的托斯卡尼尼就是這樣，熱情、直率、衝動，而他的指揮風格也幾乎是他的外化。他做不到水瓶座富特文格勒那樣溫柔和緩的手勢與姿態，在他那裏，音樂從來都是嚴謹的，作曲家怎樣寫，指揮家就要原原本本依照原譜來演奏。這般一絲不苟的作風，固然會得到不少人認同，卻也時常被質疑：如果演奏音樂變成做數學習題一般，少了曖昧與含蓄，那詩意和浪漫將往何處安



▲▲ 托斯卡尼尼指揮紐約愛樂樂團演出

New York Philharmonic Archives圖片



在卡內基大廳指揮紐約愛樂演奏的貝多芬《第七交響曲》第一樂章，當那些紓緩的長線條樂句流淌出來，你一定聽得到這位火爆氣的意大利人難得一露的溫柔。